



骆山 季晶 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厂长夫人

厂长夫人

骆山 季晶 编

谨将此书奉献给千千万万搏击在
改革第一线的厂长和厂长夫人



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杨 桦

书名 厂长夫人

主编 骆山、季晶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乐山市印刷厂印刷

1988年4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7.25

印数 1—7000册 字数 150 千

ISBN7—5411—0254—7/I·240

定价：1.60 元

一朵飘溢着时代芬芳的女性 文学之花

——《厂长夫人》序

· 辜仲江 ·

为书写序作跋者，大凡都是名家高手。据说，那样这书便可增辉。我当然不在名家高手之列，可是，当报告文学集《厂长夫人》的编者要我书说几句话时，我却不假思索，欣然应允了。反省自己的冒昧，倒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一则对为文的“规矩”不甚了了，也就少了许多顾忌；二则对于“厂长夫人”，自己心里早就有些话要说，何不借此机会，了却一桩心愿。

按照性别划分，《厂长夫人》大概应归入女性文学的范畴。但是，与传统的女性文学相比，它的时代特色是十分鲜明和引人注目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置身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被贬低到了极限。这种畸形的社会生活反映在文学上，使女性文学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少，二是缺乏独立的女性意识。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常常是“妻性”化了的。她们逆来顺受，忍辱负重，表现

出强烈的对男性的奴性服从和消极依附，而不是以独立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正如鲁迅所说：“女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而已集·小杂感》）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反对封建孔教、礼法、贞节以及其它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学与旧艺术，提倡妇女解放，女性独立。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停留在个人的叛逆与奋斗上，她们的前景并不象想象的那样美妙，往往是苦闷、徬徨、忧虑多于成功，女性的社会价值并未真正显示出来。

解放后，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不仅表现一大批女作家的脱颖而出和大量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的问世，更反映在女性形象的更趋完美，女性地位在文学作品中的提高上。然而，由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学被迫去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导致不少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被人为地扭曲了，千篇一律地贴上了政治的标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女性文学才逐步冲破这种政治的樊篱，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新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与时代的要求相比，还是远不适应的。特别是那种真正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和独立意识，自强、自立、拼搏、奋进的女性形象，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还为数不多；在社会审美观念中，“贤妻良母”式的“妻性”化女性，仍是不少人崇尚的形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厂长夫人》是一朵漂溢着时代芬芳的女性文学之花。

该书直面如火如荼的改革现实，通过对二十三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性格各异的企业家夫人真实生活的记述，从家庭生

活，伦理道德，恋爱婚姻的侧面，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展示了现代女性的精神风貌。翻开书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批女性：她们有文化、有才干、有理想、有追求，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当然，她们才干的施展，理想与追求的实现，遭遇到比男性更多的艰难。这当中有旧传统的挑战，世俗的阻挠，家务的纠缠，生理的局限……因此，她们的生活并不完全是甜蜜幸福的，也有烦恼与苦衷，事业的成功往往与家庭的“失败”相伴。

但是，在艰难与困苦面前，女性的名字不一定是软弱。特别是当女性独立意识一旦确立，社会为她们实现自身的价值创造了良好条件的时候，她们便将显示出超过男子的毅力与韧性。请看，《女科长上任轶事》中的“王玉华”，丈夫是彭山碱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她却不以丈夫的成就为满足，立志靠自己独立地发光发热，终于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从大山里出来的女人》王淑芳，以大山般宽厚的胸怀对待人们的误解，以大山般顽强的性格迎接命运的挑战，终于成了一名成绩卓著的经济师；而《夏天，那一片葱郁的草叶》中的翁淑琴，在父亲去世，最需要丈夫抚慰的痛楚时刻，为了企业的利益，毅然鼓励丈夫离去……她们的身上，既有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有中国女性温柔贤淑的传统美德。只是，她们对丈夫的挚爱，不是表现在花前月下的幽会，沙滩河滨的追逐，而是体现在对丈夫事业的理解与支持，对企业兴旺发达的奉献中。这是爱的升华。这种爱，虽然常常与绵绵思念，点点酸苦相伴，但它的价值，却是无可比拟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新女性独立人格的照人光彩，看到了新时代女性价值的真正实现。

目 录

序·····	辜仲江	1
坐标上多彩的情思·····	谢敏强	1
从大山里出来的女人·····	倪兴国	12
“我不想借助太阳”·····	王旭鸣	23
车辘辘·····	胡太玉 康武能	34
爱恋的腹痕·····	赖正和	43
夏天，那一片葱郁的草叶·····	周仲明	53
沉重的小夜曲·····	史 季	64
人约黄昏后·····	赵敬忠	74
探亲·····	王修艺	85
好一朵茉莉花·····	叶 簇	96
我的心属于你的目光·····	王锡华	108
月有阴晴圆缺·····	张智勇	120
她抬头，看见鲜红的聘任书·····	童光明	127
女科长上任轶事·····	倪兴国	137
愿梦长相随·····	刘地斌	147

伉俪交响乐·····	史 季	156
理解，妻子的理解·····	何光全 山 人	167
她是一首无字的歌·····	陈聚华	175
为了那星光灿烂·····	王旭鸣	185
恩怨夫妻·····	王 豪	193
“冒险家”的情侣·····	卢正体	201
孕藏着阳光的一滴水珠·····	彭德林	209
归途中，一支支心曲·····	钟志红 季 文	217

坐标上多彩的情思

· 谢敏强 ·

一位美国女专家说：中国妇女在很多方面比男人更辛苦，因而也就更伟大，更值得赞美。

——题记

她来了。1979年春阳光明媚的季节。

她挣脱了相思的锁链，怀着满腔的希望和热情，抖落了旅途的艰辛和劳顿，来自那遥远的达县。

乐山无线电厂以它死一般的沉寂迎接了她。几幢低矮萎琐的平房间，路泥泞，草丛生，畜粪狼籍。她深深地吸了口气，闻到了到处弥漫的破败、凋零。

她顿时感到一阵凉意。

前边来了位男子汉！

“孟获！”他跑过来。

“敏智！”她迎上去。

“你瘦多了。”“看看你自己！”两双眼睛久久地凝视着，渐渐地，眼眶湿润了。一对分居7年的“牛郎织女”，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上班了。她被分配搞综合统计。摆在她面前的是密密麻麻、枯燥无味的数字和表格。一天8小时，有时还熬夜，写呀算呀，反复的机械运动。“孟荻荪，这个月的产值算出来了吗？”“有利润么？发得起工资不？”“明天上头要来，把这个月的生产数字抄一份给我！”……她烦了，恼了。唉，当年的理想，果真就这样变成了肥皂泡泡？

1964年，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大学，分配在“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系”。据说，这是专门为三峡工程培养的人才。

“我祝愿，举世无双的三峡电站，早一天矗立在世界东方……”她象只小喜鹊，天天唱着同学们自编的歌，做不完的美梦。

三峡是个适宜于做梦的地方。

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做过不少三峡梦。范成大过了一趟三峡，就梦想哪一天能使“瞿塘如镜”。孙中山先生、美国的水坝泰斗萨凡奇博士，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有识之士，以及五十年代来华的苏联专家……都试图解开这个复杂的高次方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啊，这一宏伟蓝图就要在我们手中变成现实了！

孟荻荪怎能不兴奋！她拼命学习，理想的翅膀早已从课堂飞向了那千仞绝壁，万顷波涛，溶进了那令人神往的童话世界！

一场梦而已。醒来，她站在了达县一个煤矿建设工地上，工作是挑灰浆。不久，领导惊奇地发现，这个文静、孱弱的女大学生干起活来还真格玩命！单位要造水泥，于是调她去搞化验。她几乎是白手起家，建设起一个化验室。后来，她又搞起了民用建筑。这同水坝建筑有相通之处，她所学的知识派上了用场。这使她感到慰藉。理想和抱负的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

可如今……苦不堪言！

这一天，她终于向他说出了她酝酿已久作出的决定。

再调走？！潘敏智沉思半晌，恋恋地说：“好不容易调在一起，又要分开么？”听得出，他心情是沉重的。

她深情地凝视着丈夫，心中涌上一阵缠绵。她和他是高中、大学的同学。彼此长时间的了解和共同的追求，成为他们结合的基础。大学分配后，他们长时期天各一方，靠鸿雁传书，连接起冥冥之中的红线。他们感受过初恋的幸福、新婚的甜蜜，同时也经受了相思的折磨。他们之间也有过分歧、争论、误解，甚至痛苦的考验。这一切使得他们爱得更纯洁，更深沉了。如今，他们都已近不惑之年，她何尝不想同他工作、生活在一起啊！然而，事业型的爱情又岂在朝朝暮暮！想到这里，她咬咬嘴唇，毅然答道：

“嗯。我不能这样活下去！我应该把人民给我的知识全部奉献给社会。”

潘敏智十分理解自己的妻子。她是个好强的人。他曾记得，高中毕业那年，她得了一场肝炎，耽误了功课，当年没考上大学。她爸爸、妈妈劝她：“别考了，工作吧。”她不。“拼了命，也要考。”她就是这么倔劲。他支持她的决定。

于是，1983年，孟荻荪带着4岁的小潘蕾，同丈夫依依握别，从沙湾调到原乐山市城建局搞城市规划、设计。从此，彼此相距好几十公里，又重新做起了“牛郎织女”。后来，接替孟荻荪统计工作的同志惊奇地发现，这位学建筑的大学生工作做得一点不比高明的统计师差。所有帐目清清楚楚，哪怕一点细小的改动，也用蚂蚁般的小字加以旁注。

有人说，“两个事业型的人的结合，必须牺牲一个”。孟荻荪不信，也不服。然而，现实无情，奈何不得。1984年，潘敏智被

任命为无线电厂厂长。作为一名厂长的妻子，她逐步明白了“牺牲”意味着什么。

她做梦也未曾想到，潘敏智会被推到那个舞台上。她了解他，如果说他有什么奢望的话，那就是宁愿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纯化”，做成二极管。

她暗暗为他捏着一大把汗。他受命于困难之际。这个电子部1970年投资创建的定点企业，先天不足，从它诞生起就是病恹恹的。到了七十年代末，简直病入膏肓！设备落后，产品积压，工厂亏损。发不起工资，借。甚至一再向人家集体所有制的沙滩造船厂借。许多有“门子”的熬不住这“叫花子”日子，对不起，拜拜了。近年来，尽管企业出现了转机，但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老潘一上台，作出了“引进、搬迁”的战略决策。 :A

这是一着险棋！社会上一时议论纷纷：“杂种！无线电厂几爷子胆大！”上头也有人睡不着。有一次，有位领导双腿翘在藤椅上，一只眼睛看报，一只眼睛也斜着潘敏智：“你那个什么引进，搞得成么？嗯？”

压力太大。孟荻荪魂系万端。

这一天晚上，潘敏智心情沉重地来到乐山军分区招待所——孟荻荪调乐山后住在那里。孟荻荪憋着好多话，想同他谈谈。但是他满脸愁云，知道他情绪不好，话到嘴边忍住了。她默默地给他冲了一杯人参蜂王浆——为了给他补补身子，她时常在家里为他准备着。同时，端上点心。“肚子饿了，吃吧。”正好，他又累又饿。他是凡人，却揽了个不该凡人干的活路。征地、设计、基建、搬迁，简直是愚公移山！他变成了峨眉山、大佛寺虔诚的香客，一个“庙宇”一个“庙宇”地朝拜，一个“菩萨”一个“菩

萨”地烧香。还有谈判、引进、考察，还要抓好生产……

“难吗？”其实，不问她也知道。

“嗯。”他才不在乎什么困难哩。“自胜者强。”他是个强者。他曾在给孟获荪的信中自信地说：“我是个有毅力，有勇气战胜各种困难的人。”

彼此心照不宣，薄薄的一层纸，谁也不愿捅破。孟获荪深深地知道，工厂如果按部就班，无异坐以待毙。冒险一搏，也许能杀出一条生路来。但是，这得承担多大风险啊！同外国人打交道，大家都没有经验，万一上当，把这点家当赔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搬迁，把一个工厂从沙湾迁往乐山，这可不是搬个鸭棚子！万一……她忽然想到了“渤海二号”，还有……她简直不敢往下想，感到眼前一阵发黑，头有点眩晕……

是什么声音？这么熟悉，这么亲切！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孟获：我们应该做燕妮和马克思的好学生。愿我们的一生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这是潘敏智曾在信中与她共勉的话。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她也十分崇尚燕妮对马克思的忠贞不渝的爱情，对马克思事业的深刻理解、支持和“伟大的忘我精神”。笔记本上，她大段地摘录着关于马克思和燕妮的工作、生活的描写。

……各种难言的复杂感情在她胸中躁动。她毕竟是个女人、

妻子和母亲。她感到眼眶有点发潮。唉，事业、家庭、生活、矛盾，把她撕扯得精疲力尽。她深情地望着他。啊，他又瘦了！红着眼睛，喘着粗气，疲惫得象个醉汉。她心中顿时感到一阵隐痛。

他是为了他的事业。他的事业？不，是党的事业，这不也就是我的苦苦追求吗？她忽然想到，他现在最需要的是理解、安慰和支持！

“老潘，你……放心、大胆地干吧。万一……”她立刻意识到，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来，话到嘴边咽下了。

“孟获！”他从内心感激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不止一次地从她身上得到安慰、鼓舞和支持。他竭力控制住激动的心情，说，“只要我还有口气，就一定要把这个厂搞好！”声音显得平静，但听得出，每一个字都铸进了钢铁般的信念和决心。他顿了顿，又无限深情地说，“孟获，家、孩子，就全交给你了。”

“放心吧，为你，为了你的事业，我牺牲我的一切就是了。”

牺牲一切。连同孩子也作出了牺牲。

这天中午，老书记殷正权在食堂看见读一年级的小潘蕾端着碗冷饭，没有一点儿菜，吃得津津有味。孩子身上沾满泥土，手上、脸上污黑。“你爸爸呢？”“出差了。”“妈妈呢？”“上班没回来。”八仙洞修宾馆，孟获荪承担了设计任务，有许多问题需现场解决，她天天跑工地，早出晚归。孩子说着，天真地笑笑，扮个鬼脸。老殷顿生一股恻隐之心。

天黑了。天空缀满碎云，半圆的月亮时隐时现。街道上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各色灯光灿烂夺目，交相辉映，把乐山城打扮

得瑰丽多彩。孟荻荪迎着华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

家里很乱。她一进门，踢翻了一盆衣裳，绊了个趔趄。那是早上泡起的。桌上、凳上、床上、地下，乱翻翻的，一切秩序都颠倒了。小潘蕾伏在凳子上睡着了。

“潘蕾，小心着凉。你这孩子！”

唉，孩子。一看到孩子，孟荻荪总感到几分愧疚和不安。未来的世界是智力竞争的世界。潘蕾成绩不大好，拼音不过关。他们都顾不上。

“潘蕾，床上睡去。”她伸手去拉孩子，触到了孩子的额头，大吃一惊：滚烫！

接下来是跑医院。不，她简直是挣扎着到医院，挂号、看病、拿药、打针、喂药，折腾好一夜。

回到家里，给孩子洗脚，她竟累得端不动一盆洗脚水。正用小瓢舀，厂里冯书记来了，才赶快帮她把水端去倒了。

孩子睡了。她也该睡了，她真想睡。但她没有睡。

市规划设计院承担了无线电厂新厂的基建设计任务，孟荻荪是设计组成员。由于红线图定得晚，设计时间十分紧迫。老潘心急如焚，他即将去美国考察。引进的具有八十年代先进水平的塑料二极管生产线将陆续到货。省、市领导指示，设备必须直接运往乐山安装调试。老潘不断催她，赶快完成车间工艺图！要快，快，快！

孟荻荪也十分焦急。她还具有双重任务，既搞设计，还兼“联络员”。星期天、节假日，全陪进去了，还常常熬到深夜十二点。完成了“初设”，又赶制施工图，一个车间就有上百张图纸。设计组成员都加班加点，争分夺秒。

她身心都感到累，想睡，睡它三天五夜，轻轻松松，舒舒服坦地。但她不能睡，手头的图纸必须赶出来。

她用冷水擦擦脸，慢慢地移到写字台前，正想摊开图纸，突然，几个苍劲俊美的钢笔字跳入她的眼帘。她太熟悉这笔迹了。

“我下午回来过。”桌上一张二指宽的纸条。

他回来过！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不知道。她胸中顿时掠过一丝儿酸楚。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他在她身边啊！难怪一听程琳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她喉头就发硬。绵绵思绪，割不断，理还乱。她又想起了头一年春节前夕——

弟弟来信：除夕结婚，务请姐姐、姐夫回自贡老家吃喜糖。潘敏智正出差广州，拍封电报回来：“除夕归。”整个城市笼罩在节日的气氛中。到处张灯结彩，鞭炮阵阵。然而，这偌大的招待所，却是另一番世界。旅客和服务人员都回家过年了。夜晚，除了孟荻荪母女住的那间小屋，四周没有一点儿灯光。万籁俱寂。夜空，高挂着弯弯的月亮，镶嵌着几颗亮亮的星星。不时掠过一阵刺骨的寒风。孟荻荪打了个寒噤。

她望望幽远、深邃的夜空，感到一阵怅然。“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她默默地吟诵起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来。她很喜欢这首诗。在达县的时候，她常默默地吟诵它，排遣心中的相思。他现在哪里？还在广州？归途中？或许，已经到了乐山车站哩！“走，潘蕾，咱们接爸爸去！”车站人来车往，旅客过了一批又一批，终不见丈夫的身影。母女俩拖着凄冷的身影往回走。过一阵，再到车站去……她也记不清去过车站多少趟了。夜沉沉，路漫漫，情意绵绵，思绪万千。她忽然想到，他会不会……心中一阵颤栗，不敢设想。有一次，老潘也是出差广州，飞机起飞不久，广播里传来

“空中小姐”清脆的声音：“各位旅客！飞机发生机械故障，现在返航。大家不要惊慌，请系好安全带！”“注意安全”的指示灯刷地亮了。机舱里的空气突然凝固。说笑声嘎然而止。人们屏息静候命运的判决。过了会儿，是潘敏智首先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他一摊双手，坦然地对坐在旁边的计经委副主任 辜仲江（现乐山市副市长）说：“管他嘍，一生交给党安排。”后来，孟荻荪听老潘笑吟吟地谈起这件事，不由得浑身直冒冷汗。虽不信神，但也在心中念了好一阵“阿弥陀佛”。从那以后，老潘一出差，她的魂仿佛也被带走了。

一天、两天……母女俩翘首东望，盼穿秋水。大年三十夜，他回来了，带着旅途的困顿和成功的喜悦。

孟荻荪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车票已买好了，我们明天就回去。”

“这……我……”老潘嘬着嘴，好半天才说清楚，明天还不能走，工厂还有要紧事。

她怔怔地望着他，眼浸浸的，说不出一句话来。说什么呢？要说的太多。她忽然看见了丈夫歉疚的眼光，连忙掩饰地笑笑，“你去吧。”

——唉，今晚怎么啦？老跑神！她竭力收回思绪，埋头算呀，写呀，画呀。桌上的小闹钟嘀嗒嘀嗒。午夜时分，她实在支撑不住了，上下眼皮不由自主地合在一起，神思渐渐又恍惚起来。

……“敏智，敏智！”他到哪儿去了？怎么五天五夜不见人？“他变心了？”她想哭。“走，回达县去！”正在这时，厂领导老张来了，胖胖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身后还跟着几个姑娘。“小孟呀，生气啦？别气别气，潘敏智是个好同志。他正负责搞二极管试制。你看，尽是些刚进厂的知青，都不懂哇。他不